

周作人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苦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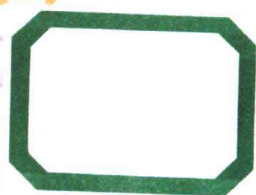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周作人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苦雨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苦雨/周作人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644-5/I·184

I.苦… II.周… III.散文-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三辑)

作者:周作人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644-5/I·184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周作人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其冲淡平和的艺术风格 and 特点，在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散文流派，时至今日仍可见到其延续的影响。

周作人 1885 年生，1967 年去世。在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有过文学艺术上的辉煌，留下了一段永久的烙印。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故乡的老宅和三味书屋有他童年的身影和回忆，家庭和环境的熏陶，给了他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1901 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对文学兴趣渐浓，曾翻译过《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发表过短篇小说。

周作人 1906 年留学日本之初是学建筑，后投身文艺运动，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新文学作品。他和鲁迅合出过两部《域外小说集》。

五四前后，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周作人曾与鲁

迅、陈独秀等人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还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后又发起组织语丝社。

周作人的第一部散文集是《自己的园地》，1923年问世。后又相继出版了《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这一系列作品既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精神，也以其别于他人的视角和落墨点展现了自己的风格特色，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1921年大病后的他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养病，避开了世间繁杂，静心“修行”，使他的文风意趣和思维表达方式有了极大的变化和重组。此后几年中，渐渐形成了文笔洒脱了极大的变化和重组。此后几年中，渐渐形成了文笔洒脱闲逸，色彩恬淡舒缓，品味亦庄亦谐，语言质朴畅达的散文风格。

作为内心声音的表达方式，语言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读收入本书的周作人散文，会感到有许多章节段句是令人叫绝的，其妙处似可归结于两个字：“神韵”。

曹聚仁曾把周作人的散文语言比作“龙井茶”，观去虽无颜色，喝到口中，却是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而周作人自己讲到写文章的诀窍时说：“只有一个字曰简单。”话是这般说，而真要做到“简单”又谈何之易，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复杂的辩证法则。究竟何如，读者自可去慢慢品味。

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人本是个有思维有行动的复杂的有机聚合体。对于周作人来说，人生路上的定论已是历史。然他留下来的冲淡平和的散文精品，亦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画卷中的共有的财富和色彩。

刘 屏

1998年1月于京西八角村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刘屏 1

散 文

山中杂信	1
夏夜梦	14
花煞	25
爆竹	30
菱角	33
济南道中	36

苦雨	39
死之默想	43
娱园	46
故乡的野菜	49
喝茶	52
苍蝇	55
乌篷船	59
郊外	62
关于失恋	64
中年	69
金鱼	73
虱子	77
两株树	83
莧菜梗	88
吃菜	92
厂甸	96
再论吃茶	100
关于苦茶	105
猫头鹰	109
入厕读书	113
北平的春天	117
买墨小记	121
结缘豆	125
中秋的月亮	129
雨感想	131

目 录

3

女人的禁忌	135
关于送灶	141
风的话	146
梅兰竹菊	150
自己的园地	153
《沉论》	156
《镜花缘》	161
情诗	164
志摩纪念	168
《花镜》	172
半农纪念	177
文艺上的异物	182
谜语	186
玩具	190
“净观”	193
生活之艺术	196
上下身	199
死法	202
闲话四则	206
祖先崇拜	210
天足	213
“半春”	215
太监	217
关于英雄崇拜	222
关于禽言	225

谈油炸鬼	228
歌谣与名物	233
谈搔痒	238
苦口甘口	242

山中杂信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

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是吊打恐总非佛家所为。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用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

山中杂信

3

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略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嗔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关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

各处桌上摊着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东西^①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著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膩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

① 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神,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鬼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了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二

我在第一信里,说寺内战氛很盛,但是现在情形却又变了。卖汽水的一个战士,已经下山去了。这个缘因,说来很长。前两回礼拜日游客很多,汽水卖了十多块钱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们从形势最好的那“水泉”旁边撤退,让他自己来卖。他们只准在荒凉的塔院下及门口去摆摊,生意便很清淡,掌柜的于是实行减政,只留下了一个人做帮手,——这个伙计本是做墨盒的,掌柜自己是泥水匠。这主从两人虽然也有时争论,但不至于开起仗来了。方丈似乎颇喜欢吊打他属下的和尚,不过他的法庭离我这里很远,所以并未直接受到影响。此外偶然和尚们喝醉了高粱,高声抗辩,或者为了金钱胜负稍有纠葛,都是随即平静,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般若堂里的空气,近来很是长闲逸豫,令人平矜释躁。这个情形可以意会,不易言传,我如今举出一件琐事来做个象征,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们院子里,有一群鸡,共五六只,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这是和尚们共同养的呢,还是一个人的私产,我都不知道。他们白天里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间被盛入一只小口大腹,像是装香油用的藤篓里面。这篓子似乎是没有盖的,我每天总看见他在柏树下仰天张着口放着。夜里酉戌之交,和尚们擂鼓既罢,各去休息,篓里的鸡便怪气的叫起来。于是禅房里和尚们的“唆,唆——”之声,相继而作。这样以后,篓里与禅房里便复寂然,直到天明,更没有什么惊动。问是什么事呢?答说有黄鼠狼来咬鸡。其实这小口大腹的篓子里,黄鼠狼是不

会进去的,倘若掉了下去,他就再也逃不出来了。大约他总是未能忘情,所以常来窥探,不过聊以快意罢了。倘若篓子上加上一个盖,——虽然如上文所说,即使无盖,本来也很安全,——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窥探。但和尚们永远不加盖,黄鼠狼也便永远要来窥探,以致“三日两头”的引起夜中篓里与祥房里的驱逐。这便是我所说的长闲逸豫的所在。我希望这一节故事,或者能够比那四个抽象的字说明的更多一点。

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报采后的半点钟,我的神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因此平常十分留心免避。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我此时放下报纸,努力将我的思想遣发到平常所走的旧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书上的大乘菩萨布施忍辱等六度难行,净土及地狱的意义,或者去搜求游客及和尚们(特别注意于方丈)的轶事。我也不愿再说不愉快的事,下次还不如仍同你讲他们的事情罢。六月二十九日。

四

近日因为神经不好,夜间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颓唐,所以好久没有写信,也不曾做诗了。诗思固然不来,日前到大

殿后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诗兴大减。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赞叹他说:“天命乃有移,英风殊难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想做两篇小说,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恋》;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不然,岂不将使《馍馍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

我前回答应该告诉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我看见从我宙外走过的游客;一总不过十多人。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这藤萝有多少年了?”答说,“这说不上来。”便又问,“这柏树呢?”至于答案,自然仍旧是“说不上来”了。或者不问柏树的,也要问槐树,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觉得奇异,他们既然如此热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颗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叫和尚们照样对答,或者写在大木板上,挂在树下,岂不一举两得么?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并非必要。)如要赏鉴,在他自由飞翔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贤首于《梵网戒疏》盗戒下注云:“善见云,盗

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缴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捉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网经》里还有几句话，我觉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我对于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想，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国勃来克的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撕掉脑里的一枝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们为自己养生计，或者不得不杀生，但是大慈悲性种子也不可保存，所以无用的杀生与快意的杀生，都应该免避的。譬如吃醉虾，这也罢了；但是有人并不贪他的鲜味，只为能够将半活虾夹住，直往嘴里送，心里想道“我吃你！”觉得很快活。这是在那里尝得胜快心的滋味，并非真是吃食了。《晨报》杂感栏里曾登过松年先生的一篇《爱》，我很以他所说的为然。但是爱物也与仁人很有关系，倘若断了大慈悲性种子，如那样吃醉虾的人，于爱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够圆满的了。